

长篇历史小说

西域都护

XIYUDUHU

宛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西域都护

完丁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都护 / 宛丁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08

ISBN7-5059-4752-4

I.西… II.宛…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1285 号

书 名	西域都护
作 者	宛丁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0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200册
书 号	ISBN7—5059—4752—4 / I·3769
定 价	26.80 元

用文字树一座碑

董立勃

任克良是位基层作者，我认识他的时间并不长，却颇为他的精神所感染。工作繁多冗杂，尚能平心静气地搞些创作，实属不易。这本书是历史题材，是写西域首任都护郑吉的事。此前，他曾有部《江都公主》的历史小说，也是写汉代西域风云故事。前不久抽空看了一下任克良的两个长篇。这几年在这个位置上，不少作者拿书稿让我看。说真的多数书是看不下去的。尽管对任克良印象不错，但还是有点为他担心。写书这个事，是个苦事，是个难事，不是想干好就能干好的。尤其是许多基层的作者，汗水流了不少，收获却不多。

只翻了两页，我的担心就消失了。一部小说的品质怎么样，其实用不着看完，几行字就能显示出来。虽还不知故事会如何发展，人物的命运将如何强局，只是看那文字的叙述，就能看得出作者的文学功底。

文字干净准确流畅，把所要表达的意思，用一种最直接无误的方式传递给阅读者。完全没有一些青年作者的

那种刻意和做作,以及肆意的词汇泛滥。这不由让我有了一种惊叹。说真的,十几岁开始写东西,一直写到了快五十岁才明白,真正的好文字,一定是简洁朴素的。而任克良似乎一起步就做到了。要做到这一点,光是勤奋还不行,还要有悟性。这方面任克良比许多人强,至少比我强。

不但在叙述上,任克良的有着自己的独特,同样在用小说再现历史的方式上,他也有着自己的选择。在文学和影视普遍对历史进行“戏说”时,任克良以忠于史实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让历史是重大事件得到油画般地展开,让历史的风云人物焕发出新的魅力。

为了让小说表现出逼真的效果,我注意到了任克良对故事中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会写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并且还会注明地名的古今变化。不象我近几年读到某些历史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作者自己的想象,看完了竟让人搞不清楚人和事是什么朝代什么地方的。历史小说一定要用趣味性,同时也要有知识性。读任克良的小说,不但会对被人物的命运所吸引,为故事蕴含的寓意所思索,同时还会对遥远的某段历史有了准确地了解。

看任克良的小说,实在让人想不到,一个笔锋如此老道,西域历史知识如此丰厚的作者,竟然是个三十多岁的年青人,并且还是个生于中原,长于西北的青人。任克良在酒泉当了兵后,转业回到了甘肃,并且有了一份稳定

的工作和收入。可是对古道烈风的向往和无法解脱的文学梦,让他看到拜城县的招聘通知后,马上满怀豪情壮志地来到了新疆,并且一头扎进了拜城这片充满了无数历史传奇的土地上。

任克良自己说,尽管揣着文学梦来到了新疆,但却没有打算要写历史小说,他是在来到了这里以后,对西域的历史有了真正的了解后,是那些为了祖国领土完整先辈们的故事感染了他,让他在激动难眠后不由自主地提起了笔。并且凭着他的勤奋执著和才华,很快就有了可喜的收获。就凭着这一点,不能不让我们对他产生敬意。我生长在新疆,对新疆的历史不能说不知道,也多次动过写一些关于新疆历史小说的念头。但终于因没有把握,或者说没有找到合适角度,或者说还没有进入到历史深处,而只能是望史兴叹了。新疆这片土地,有过太多悲壮的故事,有过太多的民族的英雄,用文字为他们树一座碑,以供后人悼念敬仰,实在是一个本土文学工作者的职责。我想到了,但没有做到了,但任克良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还做得很好。现在任克良正在写他的第三部西域历史小说《龟兹将军》。主人公是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他还计划这部小说写完了以后,接着再写英雄李广和他的家族,小说的名字叫《龙城飞将》。我想如果这些创作计划得已完成,并能顺利发表出版,那么这对新疆文学来说,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如果说,对任克良说几句希望的话,我想对他说,一是要坚持下去,二是要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再多些想象。三是要让作品的表现方式再丰富些,更具有感染力。相信任克良的历史小说会越写越好。他用文字树起的这座碑,不仅是为西域历史上的无数民族英雄树的,同时也是给他自己树的。

2007年7月21日

(董立勃,著名作家,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目 录

用文字树一座碑 董立勃 1

第一回	烽火起马蹄生烟	走单骑风似胡笳.....	1
第二回	出北庭险难横道	遇李穆绝处逢生	18
第三回	狂王不义怨声起	都尉折剑分乌孙	36
第四回	归途又遇风云变	匈奴再夺车师城	52
第五回	稽侯珊身陷囹圄	老道长出手相救	68
第六回	见李穆苏武泪面	太皇后亲点鲁邑	83
第七回	介和府门血染身	京师遭遇长罗侯.....	101
第八回	西羌解仇举反旗	七旬壮侯又出征.....	118
第九回	星夜面见西羌王	洞窟七日伴皇上.....	136
第十回	西羌兵败如雪崩	郡主抚襟长太息.....	154
第十一回	凯旋迎得采薇归	焉支游猎祸端来.....	170
第十二回	土尔丹迷返归真	弥公主虎口余生.....	186
第十三回	出奇兵威震右地	历恶战险失酒泉.....	202
第十四回	郑公子骄矜姑墨	犯天条被父斩腰.....	216
第十五回	兵困温宿救姑墨	天河倾泻灭战火.....	231
第十六回	蠡干伏兵渠犂道	潇洒计险化干戈.....	245
第十七回	城尉命丧裙袂下	修睦诛伐西羌兵.....	258
第十八回	捭阖一统乌孙军	解难借兵围康居.....	273
第十九回	单骑回援赤谷城	持符统兵驱匈奴.....	287
第二十回	日逐王举义归汉	都护府扬旗西域.....	300

第一回 烽火起马蹄生烟 走单骑风似胡笳

一只野兔突然从路边草丛中蹿出，因惊吓而急不择路，竟从路旁两位汉子身边向前奔去。体态稍壮的那位汉子下意识地朝兔子轮了一马鞭，然未中要害，兔子翻了个筋斗，又趑趄趑趄朝前奔去。稍瘦的那位则迅速用脚掌挑起一块石子，看似轻巧地朝兔子踢去，却正砸中它的脑袋。那兔子跳腾了两下，便嘴眼出血而死。二人相视一笑，心想又不愁没下酒的菜了。

此刻，正值中午。太阳像只偌大的火球，孤零零地吊在空中。树木、荒草及庄稼都被它熏烤得昏昏然。照在戈壁砾石上的阳光又被反射回来，于是天空中呈现出无数条亮晶晶的辐射线，迷乱眩目；小一些的砾石和沙土已被太阳烤得发黑，活像是烧过头了的锅盔。

稍瘦汉子放眼望着丰收在即的庄稼地，不禁说道：“如此看来，非但我们自给有余，向辛大人供应二十万石军粮也当不是什么问题了。”

稍壮汉子欣然点头道：“关中粮丰，然苦于道路绝远，难以接应。据传，酒泉将士一日只能食两餐稀粥，马匹更是骨瘦如柴。食不饱又如何守边作战？现在看来，当初朝廷在此屯垦积谷不愧为英明之举呵！当然了，肉多招狼，当下应小心提防匈奴人劫粮才是。”

稍瘦汉子微微一笑道：“日逐王(匈奴在西域地方的统治者)黠诈，生在地里的麦子他是不会来抢的。我打算过几天差人请辛太守派兵过来收粮，而后再由他们带回去。指望咱们这三百屯田兵，如何看护得了这万顷庄稼？至于剩余的粮秣嘛，打算全部送到渠犁(西域都尉府驻地，今新疆轮台东北)，绝不给日逐王留一粮一秣。”

“安排周密，如此甚好。”二人相视一笑，继续牵马前行。这时，远处一骑绝尘而来，稍近才从装束上辩出来者是位尉曹掾史(汉地方官吏，主管郡国兵马转运事务)。那掾史下马向二人施礼并问道：“请问哪位是骑都尉(骑兵部队司令，西域最高军政长官)大人？”由于二人都是粗布麻衣的农人打扮，他一时难以辨别。

稍瘦的那位汉子向前一迎，回礼答道：“鄙人便是郑吉，这位是卫司马(汉武官，相当于现在的师参谋长)司马熹大人。请问掾史大人，有何要事？”

尉曹掾史又抬眼打量了一下这两位农夫打扮的西域军政长官，拱手道：“在下受辛太守之命，送密札呈都尉大人。”

郑吉急忙接过信札，看罢不由一惊：原来是河湟羌人反叛朝廷，皇上已拜酒泉太守(汉地方官名，主一郡之地)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命其与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从东西两端夹击西羌。辛武贤得此诏书后首先想到的便是郑吉，因而修书过来。这位骑都尉郑吉出身行伍，多次随军进入西域，因功升迁为侍郎(中下级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团处级)。他为人坚毅果敢、善筹谋，尤其善于外交。太守来信是希望他能回内郡协助平羌事宜。当然，还是用一种商量的口吻。

“所需兵马多少？”

“仅都尉大人一人！”

郑吉朗声笑了：“辛太守太看中老夫了。酒泉兵多将广，谋士

如云，老夫又有何德何能？即便西域兵马不算多，也有数千；将校虽不广，也有百员。独选老夫，恐会使太守及赵将军失望的。”

掾史躬身答道：“非也，大人可知此次叛乱的匪首何许人吗？此人便是赫赫有名‘西羌四杰’之首杨玉其人！而都尉大人与‘西羌四杰’尤其是同杨玉有旧交，这在军中谁人不知……”

郑吉理了一下凌乱稀疏的胡须，淡然一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是李广利西伐大宛时，老夫与杨玉同为军中小吏，也只能说是认识，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后来老夫留在了京师，他又随李广利几出阳关，驰骋漠西各地。再后来李广利战败投了匈奴，这个杨玉也跟着没了下落。此前老夫曾多次打探他的下落，所憾一直未果。老夫也知此人堪称枭雄，即使不为我用，也必为他人所用。”

“那就请都尉大人快快收拾行装，速随在下去郡城吧！”

郑吉转脸望着无法收尽眼底的麦田，缓缓而道：“看来，掾史大人果真认为西域平安无事喽？日逐王、南将军正虎视眈眈车师地（今新疆吐鲁番西），而交河（原为车师都城，后被汉军占领，成为屯垦校尉驻地）四周更是危机四伏。西域诸国见风使舵，心怀叵测，难以依靠；乌孙（今新疆伊犁及哈萨克斯坦一带）、龟兹（今新疆库车）又因国事羁绊，对汉趋之若鹜。若生变故，则必然祸乱四起，朝廷在西域几十年的经营将功亏一篑。”他并无推脱之意，毕竟西域位置特殊，一旦待他离后发生变故，这个责任不是某个人可以承担得了的。

掾史却不以为然，说道：“都尉大人不必多虑，请大人到羌地协助平叛恐怕也是朝廷的意思。西羌起兵反叛，意在同匈奴南北夹击西郡，若让他们得逞，西域、西郡道路将不复通焉！西羌反叛不平，西域、河西孤悬在外，必将难保。”

“这个道理老夫当然明白，”郑吉翻身上马，振振说道，“那也得

容老夫将西域之事安顿一下。不能顾此失彼，留给匈奴人可乘之机。”

返回护城，几个人直接来到校尉衙议事。交河城池简易，街道和建筑物基本都是在平地上挖掘而成，就连校尉府邸和衙门也不例外。由于此地屯垦开发较迟，事务冗杂，郑吉几乎将都尉府全套人马都拉到了这里。郑吉召集长史（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千人（团一级军官）及尉、丞、少府、间师等属官十余人跪坐一起商榷对策。他恐将西羌反叛之事告知大家会引起不安，故而密而不宣。只是说酒泉郡兵马粮秣供应事急，要去面见太守，将西域军政事务交由卫司马司马熹和都护丞于昌处理。

这样说当然瞒不过一向机智过人的于昌，他低声问：“临行前是否将交河及车师的事务先处置一下。”

郑吉执重若轻地笑了下说：“交河事务，先交由常惠将军决断。他是持节大夫，遇事你等要多听他的。至于车师事务，老夫随后便去见车师王，必要时就去会会那位日逐王。”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只有于昌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吃惊。他顿了一下又说：“如大人不嫌，在下愿与大人同往。”

郑吉连连摆手说：“你断不可与老夫同往。我之后有你，你我同行，这里若出事端，由谁处置？”可见于昌在郑吉心中的分量。于昌出身于士大夫之家，其父于定国是当朝的重臣。起初于定国仅是东海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一带）一名小小狱吏，由于决断狱事公平，犯人经他判决后都不怨恨他，因而名声大震，不断得到迁升。先后任郡决曹（郡国内负责刑法的官员）、补廷尉史（负责地方部队的军官）等职。后因与御史中丞一起在审理一桩谋反案件中表现出不凡的才干，而被举荐为侍御史（负责官吏监察、考察的官员）。是时，汉昭帝刘弗陵突然驾崩，因没子嗣，昌邑王刘贺立。此人骄纵淫乱，于定国与众大臣一起上书进谏，把这位即位不久的皇帝拉

下了马。于定国因功而被破格提拔,被朝廷拜为光禄大夫(议事大臣,皇帝的高级幕僚),再后来又升迁为水衡都尉(掌管皇家苑林),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重臣。于定国为人谦和,对子女教育却十分严厉,当朝中大臣们纷纷想方设法将子女留置京师时,惟独他却把自己的爱子于昌交给了西域都尉郑吉。

于昌扼腕叹道:“大人走的是着险棋呵!”

郑吉起身,声容和顺地说:“西羌平,西域则通。日逐王暂不会把精力放在车师之地,他考虑更多的是匈奴右部。任何人都不想尝后路被断的滋味,他当然也不会例外。”然后,他又转过身对尉曹掾史说:“请掾史大人先行一步,并烦劳告知辛大人,就说郑某不日将达。”

尉曹掾史虽对郑吉不能同行感到不快,但也不好说什么,应允而去。郑吉把交河、车师屯垦事务向众人交代一番后,又匆匆跨马朝车师新城而去。

车师地处河西至西域的交通要冲,向来是匈奴与大汉争夺之地。天汉二年(公元前98年),汉武帝刘彻以匈奴降将介和王为开陵侯,统领楼兰(后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兵出击车师。战事正酣时,匈奴右贤王突率万骑驰援,形势急转直下,对汉军极为不利。介和王只好草草退出战场,无功而返。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再次命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兵击匈奴右部,介和王统率楼兰、尉犁(今新疆库尔勒西)、莎车(今新疆莎车)等六国军队大举进攻车师,车师战败投降。但时隔不久刘彻去世,匈奴趁大汉国丧期间用四千骑兵重新占领了车师。刘询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72年),应乌孙国昆弥(国王)及解忧公主之请,拜御史大夫(监察官员行政活动,行使副丞相职权)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由其与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后将军赵充国、云中太守田顺分别从西河、张掖、云中、酒泉、五原五路出击匈奴,出塞各二千余里。校尉(四品

武官)常惠领乌孙兵五万余骑,从西面出击匈奴并大获全胜。匈奴处处受敌,无法抵挡,携老扶幼逃往漠北,走头无路的车师国只好又投降大汉。

然而汉军退回不久,匈奴又卷土重来,并很快占领了车师国,还更立亲匈奴的车师太子乌贵为王。车师又成为内地通往西域的一大障碍。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刘询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带领轻刑犯人两千余到渠梨屯田积谷,以备资攻取车师。当年秋天,屯垦地大获丰收,粮草充足。郑吉、司马熹率领屯田将士一千多人,征调西域兵万余突然向车师发起进攻,很快就占领了车师都城交河。由于其国王乌贵逃得太快未能当场擒获。侥幸逃出的乌贵只好跑到右贤王那里请求发兵支援,不料想此时右贤王也不想因车师之地再与大汉交恶,断然拒绝出兵助战。穷途末路的乌贵只好与大臣们商量着归汉事宜,可又担心自己出尔反尔早已失信于汉,便又攻下周围几个亲近匈奴的小国,将那几个国君一并绑来向郑吉投降。郑吉接受了他们的投降,选派部分屯田将士移师交河,开始在那里屯田积谷。匈奴单于听说车师又投降大汉,特别是汉军开始移师屯田后,非常震怒,强令右贤王、日逐王调集军队再次向车师发起进攻。郑吉、司马熹闻讯后立刻引兵北上,与匈奴对垒于石城(车师新都城)以北的荒野上。匈奴不知汉军底细,不敢贸然挑战,不久主动退了回去。郑吉留下二十几个兵卒留守车师王府,带上人马返回渠梨。乌贵担心匈奴会再来杀死自己,便只身逃到乌孙国。郑吉只好把乌贵的妻子安排在了渠梨,并在王族中找了一位年长者代行王权。匈奴单于意识到丢弃车师会对匈奴右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致信郑吉要求汉军退去,更不得垦田积谷,希望车师成为汉匈之间的军事缓冲区域。郑吉在与匈奴进行积极交涉的同时,派人驰报朝廷,称车师距离渠梨和酒泉都很远,若有战事,相互间不能救援,要求在车师扩大垦殖面积,驻扎更

多军队。然而朝中的一些大臣们却固执地认为车师只是弹丸之地，没必要为此劳师千里。无奈之下，郑吉只好从渠犂调拨了一些人马过来，屯田积谷，应对战变，与匈奴形成了对峙暂安的局面。

郑吉引马直入石城，不想守门卒却拦住了他。郑吉怒斥道：“难道尔等不知老夫就是大汉西域都尉？快快放行！”

不想那守门卒仍出言不敬：“车师非汉土，将军入城也须传报。”

郑吉冷眼扫视守门卒，昂首策马而入，径直来到王府门前。见有几匹匈奴马匹栓在王府门外，顿时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长喝几声后，国王军宿急忙携众臣迎出门外。郑吉抚剑大跨步进入王府，将唯唯诺诺的军宿及臣子们甩到了后面。他迈步入室，泰然落座，冷眼直逼匈奴来者：“大单于可好？”

匈奴使者表情艰涩，支吾着说：“回郑将军，我等为日逐王使者……”

“喔？”郑吉佯作几分失望，“老夫也在纳闷，怎么会有这样巧的事，刚刚送走了单于使者，怎么又来了匈奴使者。”

匈奴使者起身问：“单于来使所为何事？”

郑吉未直接回答，反问道：“大单于可否近来身体欠佳？”

使者闻言大惊，急忙躬身问：“将军可否愿见我王？”

“既然有请，当然可见。老夫以为日逐王不同于右贤王、右谷蠡王，日逐王为故大单于之后，想的自是国中大事，而右贤王等人想的也是他们自己的事。”郑吉也站起身来，神色泰然说道，“你等先到门外候着，老夫与国王及众大臣交代几句话便走。”

使者退下，军宿及大臣们笑脸迎前。郑吉却扳起面孔说：“从征和二年至今，朝廷与匈奴五争车师，但每次胜者都是朝廷，希望殿下及诸王公不可再学乌贵。”

军宿等人闻言直冒冷汗，躬身称是。一再宣称此次匈奴使者不是为兵事，今后一切仍以都尉府马首是瞻。郑吉断然打断了他

们的表白,冷冷地说:“日逐王会告诉老夫这一切的。”

军宿拭着冷汗轻声问:“难道将军果真要见日逐王?”

“这有何尝不可呢?”郑吉轻蔑一笑说,“见日逐王后老夫将去渠犂一段时间,车师事务就交由殿下与司马熹大人了。若遇兵难,可向酒泉求援,汉军铁骑来此只需一天。”

送走郑吉及匈奴使者,军宿才松了一口气,悄声对下属臣子叹道:“汉与匈奴,一虎一狼,都吃罪不起呀!”

匈奴是我国古代一个强大而影响深远的民族,其名始见于战国。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后代,名叫淳维,可以说也是华夏民族的一支。由于他们没有文字,故自淳维至头曼单于史家无考。从头曼单于至当今的握衍朐鞬单于已传十三世。在这些单于中,有作为的当属公元前 209 年杀父而立的冒顿(公元前 209 年—前 174 年在位)。他即位后励精图治,数年后便率“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人,南并楼烦、白羊(青海、甘肃一带的诸羌部落),东灭东胡,逼走月氏,北服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诸族,国力空前强大。到他儿子老上单于(公元前 174 年—前 160 年在位)时,又在伊犁河流域驱逐月氏,徙乌孙居伊犁河流域,使之成为匈奴属国,并开始凭借武力奴役西域各国。这样,匈奴辖地东至辽河,西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北抵贝尔加湖,南达长城,成为让汉代前几位皇帝寝食不安的强大对手。

匈奴政权机构分三部分:中部为单于庭(即首脑部),直辖的区域在匈奴的中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和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左部为左贤王庭(东部),管辖的区域在蒙古高原东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一带)及辽东地区;右部为右贤王庭,管辖的区域为蒙古高原西部及西域北部地区,其南对着汉地的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及西四郡(今甘肃

河西地区),连接月氏、氏、羌诸藩邦。“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匈奴语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汉意为“天子”),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内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氏族贵族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世袭担任。呼衍氏居左位,兰氏、须卜氏居右位。左右贤王是匈奴地方上最高军政长官。匈奴人尚左,故单于以下,即以左贤王为最尊贵,因而权力和地位也比右贤王要高,并且往往是单于的继承人。左右贤王以下,还有左右谷蠡王、日逐王等诸王,再下来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贵人。

日逐王先贤掸是且鞮侯单于(公元前101年—前96年在位)的孙子,其伯父为左贤王,父亲为左大将军。老单于临终前立遗嘱传位于左贤王。但当时左贤王那时征战在外,生死不明,众人便拥立先贤掸的父亲左大将军为大单于。远在汉地作战的左贤王得知父亲去世后,急忙拔营北归,可当他得知自己的弟弟已经做了单于后竟不敢进牙帐了。先贤掸的父亲听说哥哥还在世上,便差人找到左贤王,提出把单于之位还给他。左贤王不肯接受,先贤掸的父亲坚持要让,并义真情切地说,如果哥哥不幸早逝,兄再将单于之位传于弟。左贤王这才答应下来,遂被拥为狐鹿姑单于(公元前96年—前85年在位),封弟弟左大将军为左贤王。后来左贤王早逝,而做为他的继承人的先贤掸却不能按顺序世袭父亲的王位,被单于伯父改封为日逐王,而把左贤王的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先贤掸由此怀恨在心。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狐鹿姑单于死,留遗言立自己的侄儿先贤掸为单于,结果卫律等人私谋,更立左谷蠡王为壶衍鞬单于(公元前85年—前68年在位),先掸得知后,又是一气。壶衍鞬单于立十七年死,而后由其弟左贤王登上单于宝座,是为虚闾权渠单于,仍没有先贤掸的份,渐渐使他与单于庭产生了离心。

郑吉之所以急于要见这位声名显赫的日逐王,是想了解这位